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奧 寶 邦 傳

(下)

布 卡 南 著

費 鵬 年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奧寶邦傳

(下)

著南卡布
譯年鴻費

書叢小學科然自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奧寶邦傳
冊二

Life and Adventures of Audubon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原著者

Robert Buchanan

譯述者

費鴻年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E六九七

嚴

九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第二十八章 回倫敦準備重返美洲

十一月九日於倫敦 是日爲余著美國鳥類學歷史上可紀念之一日也。哈維爾氏已攜去第十一卷將成之圖畫多幅，俾爲一九二九年所出版之第一輯，余深望雕版能迅速，可多出數卷。魯西乎！汝聞之亦當滿腔歡喜矣。

十一月十日 冬日短促，日仍努力繪畫，惟天氣奇寒，余以南方生長之體質，故離火稍遠，即覺凍冷，但卒爲奧倫司公爵畫成二幅，其一爲松雞，惜未曾作副本爲憾。

十二月二十三日 余久停作日記，關於往事無從憶述，僅將畫幅所能記憶而有記載價值者，摘要錄之。當此期間，主要工作仍爲繪圖，作成羊與鷹及犬與雉二幅，然覺與平常無異，故不甚重視耳。漢特松女士爲余之可愛生徒，用鉛筆模寫余繪成之照相畫，並與余爲伴焉。余僅出外聚餐一次，爲應友人英國博物院查爾特倫氏在加冕日之約，是日晤及友朋及科學界之知交甚衆。邇來因缺

乏運動與練習，致肌肉羸弱，即欲馳赴孟起斯脫及利佛浦等處一行，惜以無完成之著作攜往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英國又度一聖誕節矣。余等聚餐於倫敦之最遠郊外古達特（God-
tard）私邸，座中多爲美國人。勞倫司爵士於余外出，適來參觀畫幅，哈維爾氏遂以吾所作山羊與

鷹一幅示之，並詳爲說明，渠點首稱善。復將犬與雉之圖陳出，亦爲稱善，但未加任何批評。再視水獺，則加以讚揚，惟其觀察與衆不同，每以眼近畫框，詳爲周覽。彼臨行謂於數日間再來訪候，及期果如約相見，堅欲選余畫數幅，陳列於沙美色脫（Somerset）大樓，且將此事告之理事焉。

當斯時也，由奧氏之日記中視之，似已決意遄歸美國，而已從事各種之準備。

三月三十一日 余之日記中輟，已達數月，披閱最後一頁之日記，尙爲去年聖誕日所記載，回首前塵，每滋愧悔。余之歸程既定，決努力不懈，奮闘到底，俾於數日期內，完成一切。余以代理人委諸於博物院查爾特倫氏，彼亦深願在余遠行間，負責一切。余將各事摒擋就緒，遂乘船長台拉拿氏之郵船哥倫比亞號由包斯姆斯（Portsmouth）啓航，旅費計三十鎊。

四月一日 余搭郵車至煙煤雲集之包斯姆斯市，船既起碇，而暈浪亦作矣。

第二十九章 在大卯港及大松林之考察

余從夢中驚起，而大呼陸地者再，正如得飲香檳酒之激動，而精神大爲奮發，急趨甲板面上，遙望遠海處，有一深灰色線影，隱約可見，一如水面之牆壁然，而余輪卽向此影破浪前行，此時余心中歡悅，不可言狀，初覺如入夢境，繼知爲事實，忽兩眶熱淚下淌，合手伏地，眼向天空，以感謝上帝賜余離別許久期間，仍得安然抵達最可相愛之地。

五月五日於紐約 余攜帶書籍多種渡大西洋，因途中頭暈目眩，直至未見大陸以前，不能一親書卷。當離英國時，全船搭客共百五十人，除一黑人於某深夜裏投海自盡外，餘均於是日安抵此地。同船中有斯密司氏，爲預約吾書之一人，彼甚富有，且可欽敬，除其眷屬伴行外，更有僕役八人侍從，犬五只，所攜衣服及繩索之多，直足以放風箏於全球而有餘。

余之同室旅客爲一俄國軍官高芬（Гоф）爵士，彼能適應一切環境，以享其旅行之樂趣。余

至紐約，備受知交之招待，復偕柏拉立司（Paxallis）博士同至海關收稅處，接讀傑克遜總統來函，承准將余之書籍及行李免費放行。余之作品陳列於紐約，乃向博物院作報告，故又獲與旁那拜脫氏之友人高潘（Cooper）氏相識。

五月十四日 余離紐約赴費拉台爾菲亞城，同伴有名魏東（Wharton）氏，爲一誠實可靠而知識不甚廣博之紳士也。初宿於亞起（Arch）街白拉特來夫人家中，小住三日，又遷於新紐來之甘登（Camden）地方，旅居三星期以資觀摩遷棲之鳴禽及其他鳥類之習性，因此種鳥類每於春季飛來，爲數殊多，復回至費城視察新紐綏之海濱。

以下卽爲其視察之記錄。

大卵港 余爲熟悉禽類之習性起見，決意赴新紐綏之海濱，各項準備既畢，乃於六月初起程。當時氣候和煦，鄉間景色妍麗，天色晴朗，大地似露笑容。漁夫兼獵師日常往來於費城及各小海港之間，新紐綏之車輛，滿載魚鳥及其他食品，而勤勞之舟子，對於家庭所需用之品，間或攜帶之。余亦租賃一車載吾行李至大卵港。一日，夕陽西下，一車停於寓前，見御者狀欲急行，乃以一箱，二槍，及其

他漁獵所需之器具，一一投入車中，隨即開行。御者用口催促馬行，漸離石塊路途，而入深沙中前駛，蓋無論任何艱步，均能向前無阻也。少頃，瞥見一隊同樣車輛進行，及行近該隊，馬之步伐漸緩，御者立於坐位狂呼跳躍，余亦依樣作勢，未幾即見余之車輛，羈雜於各車之中，適是日爲土曜晚，均爲從事於星期日遊獵也。繼聞有人謂在城市曾得羊頭若干，亦有人謂所獲鵲鳥至今尙留於沙地，又有人謂業經獲得數十之雞卵。余當詢大卵港附近是否灰鶡甚多，而一身材高長者，反詰問余於沿海見有弱魚時，能否不見此鳥，余無以爲答，衆遂一哄而散，余亦啞然。

直至午夜，車隊已駛達一半路程之一亭，略休息片刻，各車復由該處分數道出發，僅一車仍與吾車同行，忽聞蹄聲踢踢，深入耳膜，翹首後顧，深恐危險波及吾車，御者躍下，即速馭馬於路側，俾得讓道於後至之逸馬。旋見一車奔過，忽一人聳立高呼曰，頃聞森林中喧擾雜聲，至爲驚惶，惟望其瞬即停止。未久又遙聞一陣破碎聲，繼稍靜寂數分鐘，乃又聞及馬嘶，知爲彼等車輛傾覆於地，迨余等至其地，則見有一破車，復步行數碼，目覩馬食草於道旁焉。

六月中新紐綏之朝晨，頗有記載之價值，惜余筆無術以形容耳。故僅能稱此時太陽光線，普照

於水平線上，而牧場上鳥雀之鶯囀，尤足以悅人耳目。兩旁道上，植廣大森林，當最高樹頂，隨時遙見有灰鷲之巢穴，更於空中見有白胸之鳥，徐徐飛向海中，以開始其旅行，觀之頗以爲樂，約半小時，抵達大卵港之中心。

余幸獲識一漁夫而兼獵人者，遂留宿其家中，此人忠實樸厚，訓練有素，距海不及數百碼，置有舒暢安適小屋。其妻亦甚賢淑，幼女天真可愛，然野頑性情，正如海鷗。相處未及半小時，余已深感愉快，遂以餘閒時間，從事祈禱。牡蠣原非值此季令之產品，但亦新鮮如甫出海底，故余首次在此膳食所之蠣，極爲豐美，爲從來所未嘗試。余見食品滿列於潔淨檯上，復與勤勞樸實家庭共話一堂，其樂趣實無異於最奢侈華美宴會也。余等談話單簡而懇摯，故各人均面現和藹可親之色。相處稍久，告以此來目的，道及漁獵諸事，主人聞罷鼓掌稱善，乃同赴附近叢林及澤地巡視一周。主人體壯矮短，面色焦褐，兩眼有力，宛如海鷗。年富力強，頗能健行，余亦深祝其老當益壯。彼每譏嘲畏難苟安之徒，惟酷嗜划船，至於射擊，冠絕一時，余覺彼及另一印度羣島領港者愛佳（Eggan）氏二人，當名列首魁，蓋從未見彼輩疏失也。

日曜清晨，余肩荷雙機關之槍，主人則攜長鳥銃，漿一雙，牡蠣鉗一對，而母女二人攜一魚網，共同出發。船身甚佳，順沿內河而至余同伴所熟悉之地，清風徐來，爲狀至樂。博物學家每乘此時詳細觀察各種奇異事物，而大卵港爲一富有考察機會之地，亦無異於沿岸其他區域。各種鳥類豐富，正與魚介相等。森林陰翳中，更藏有不少美麗植物，卽於最乾燥沙灘上，亦能見及色彩鮮麗昆蟲。余初目的，固在覓一種當地俗語稱爲律師鳥，爲完成此項工作起見，遂深入內河（或稱河口），而至大澤地內部，搜覓良久，卒見其形態及巢穴。余等復將鉅網橫於河道中央，迨回視時，潮水退落，網中獲魚若干，其中有卽供烹調者，惟有一魚，頗爲奇特，乃保留之，以便轉贈苟維安男爵。炊爨既畢，取網曬乾，再赴澤地以尋覓鳥類，直至潮漲方止。余等採集深覺滿足，划漿重返屋宇前面之海岸，陸續放網捕魚數次，各有所獲。

駒光如駛，居於愉快而健康之海岸，經已數週矣。一日至林中搜索澤地，以求發現，蓋鳥類每易在此蕃殖，果見一羣沼雞，更覩及白胸海鷗。順便中在沿岸小溪散布魚網，捕得所謂羊頭魚，又觀察灰鷺飛翔空中及入水捕捉小魚之狀。當余在大卵港，繪畫多幅，不識何日再有機會，重臨此誠實幸

福之家庭（賀倫 Horan 船長之家）矣。

九月一日 余至新紐綏之目的既已完成，乃回至費拉台爾菲亞，準備赴賓夕法尼亞之大松林。

大松林 余於早四時許乘車離費城，行裝輕而簡單，祇一木箱，內藏旅行必需品，爲綿布、畫紙、日記、顏料與筆等。復有子彈二十五磅，火石若干，現金若干，更有槍一枝。

車輛陳舊，速度遲緩，較之鄉間所用者反不逮，故抵麥起傾克（Mauch Chunk）時，已萬家燈火矣。該地距離費城八十八英哩，現已成爲富有煤礦地，余歷經形式不一之鄉村，有已耕種者，間有完全尙爲原始自然狀態者，此最適於余初來目的。導者燃火後，引至一旅店歇宿，詢以店主所在，適一美貌青年出，余道達來意，彼欣然恭迎，甚爲親暱，遂留宿於此，且比諸一般因候車而宿於此者，付值爲廉。略候數分鐘，余即安排妥當，頗稱舒適。迨鄉間黎明，雞啼司晨，乃攜槍及記錄簿步出村外，俾判斷此地物產之多寡。迭經廣平草原，並越若干小丘，所見鳥類極少，不無失望，惆悵回寓。旋復雇車馳往大松林中，忽天氣惡劣，密雲滿布，繼則狂風暴雨，衣履盡溼，亟命御者向前速行。當余等排

徊諸山麓之間，終越過一高嶺，余意志既堅決，僕役輩亦不得不相從焉，前行約十五英里，經一稅卡，折入狹窄險路，始知澤地，人民衣食日用，均仰給於余所離去之小村。正忽忽前行間，迷惑道途，幸於薄暮時遇一郵差，指以愛立希 (Irish) 氏田地之方向，敦勸余等前往該處。車行到達最急傾斜地，一邊巨岩巍峨矗立，而另一邊急流潺潺，一若見生客而鳴不平。地面甚少黑色物質，但滿布月桂及各種短松。

最後果抵一屋，門戶啓開，蓋美國森林中，生客往返馳驅，已屬常事，即在最遼遠區域，亦莫不如是焉。入屋後，余表示欲暫留此地數星期，主人雖外出，然良善之主婦，卒允所請，並承招待，余頗銘感，而御者則被導至馬廐休息。旋談及鄉間自然情形，及附近鳥類豐富與否，惟主婦似爲善理家務而不甚明瞭鳥類學者，乃令人呼其姪至，未幾接踵而至，蒙其詳告，得知概略。彼言辭似曾受教育，語調婉轉，令人忻悅，見余方在處理事務，故即道安握別。

風雨既過，晨曦照射於溼葉樹枝，光耀奪目。林中鵲鳥及其他歌禽之囀鳴清晰，頗悅耳目。前進未久，聞及林中已有余槍射擊之回聲，復於樹葉間，竟獲向來尋覓未見之鳥類若干。方在佇立時，得

悉大松林中蓄藏多量足以引起興趣事物。主人之姪，爲一青年，與余偕行，當深入叢林，每盡其所知，詳以指示。余正欲將手中所攬美麗小鳥，亟亟以筆墨形諸紙上，又請青年攀折月桂花數枝，途中暢談自然之美。

瞬經數日，余與主婦及其愛子均甚熟稔，除偶作狩獵外，仍將大部分時間供給於繪事。一日早晨甫立於室中窗前，忽覩一矮短騎士由馬躍下，一手舉馬鞍，一手持馬韁置於馬頸上，徐徐步入室內，而馬則任其飲水小溪中。余聞樓下聲音，旋見此人復直趨距屋數碼之磨室及倉庫而去。俄頃主婦與此壯士同入，始相介紹，知其爲愛立希氏。彼不僅熱烈歡迎留余居此，且願爲臂助一切，每餐備有鹿肉熊肉及味美之鱒魚等同食，間或彼誦讀盤思（Burns）著名詩歌，余則從事繪圖，暇時詳談長途同獵諸事，正與余所獲美麗鳥類，同樣不能遺忘，而其樂趣誠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也。賴海希（Lehigh）河在此處山谷間，曲折幽迴，瀑布甚多，瀑布之下，水甚深邃，遂使此河成爲各種磨機之原動力。數年以前，主人由賴海希煤礦公司代理人選爲磨機師，兼主持砍伐附近山林間木材工作，彼爲活潑熱戀之青年，嘗偕若干工人至該地，即現今所住處，先作清潔地面之工作，繼乃至海岸

每感交通不便，故另闢新道，然狹小亦祇容單人匹馬經過，可見其工程艱鉅矣。當主人及其工匠等在此地工作，數月中之糧食，咸以繩索運輸於巖石下面之露營，該處距離余等現在所立處，約百五十呎。溯自鋸木廠成立以後，工人開始砍伐木料，故樹木傾倒之聲，不絕於耳。夜深人靜，鋸聲錚錚，似告吾人數世紀以來宏偉森林，已一旦化爲烏有，殊令人不禁興滄桑之感。木廠既多，而水閘亦連帶增加，以防賴海希（Lehigh）河水衝擊。樹木經揀選三分之一，遂浮行遠達費城，作爲貨物貿易。砍伐樹木，尙不僅如此簡單，更須曳木至山麓河邊，復運至淺河及路途困難木廠中。余於大松林時，常往參觀主要木廠下水之處，以觀察其如何經過岩石之下，而運至河中，惟其經過，非余筆墨所可罄述耳。余所見木材，統計在五干以上，但愛立希氏相告，往往充塞河道，有時尙不止此數，可見此地木料之豐富也。如值河水泛濫，則選定時期運輸木料至各木廠。愛立希氏領導羣工，手執短斧及木槌，無間寒暑，入水工作，正如紐芬蘭之犬相似。當木材漸次分離，而次第流入河中，與兩旁岩石不稍衝擊，間或水淺不能推駛，則不得不用木槌以撐行，既抵水閘，各人均往愛立希最初所作天幕處，溼衣

之領導者，率其工匠六十餘人，亦均歸家安息矣。工人等居於該處，每得豐富食料，復於晚間以最簡單舞蹈作娛樂，殊不憚明日又有艱苦工作。次晨從一倉庫前口吹牛角，呼喝全體工人，各去工作，是以鋸者、磨者及製造筏者，莫不忙碌異常。迨各機均開轉動，而木材之中有整個樹身與葉頂者，現在均已彼此分離，樹幹運至河中，結成爲筏，送至市場。

賴海希河本爲一小川，至夏秋兩季，河水淺涸，不能流動木筏，故運用技術以疏通之。水閘有一特殊構造之啓閉機關，當木筏臨閘，水門開啓，因積蓄閘內水滿之故，足以將筏冲至麥起傾克，經此之後，入於普通水道，即無其他困難，而能安達目的地。賓夕法佛尼亞之此部，人口未增加以前，各種鳥獸，均極充富，麋鹿常散見於河畔附近山上，熊及普通鹿類尤多，當作日記時，頻見熊鹿等被附近獵人射擊。野火雞、松雞及雉尤稱富饒，河中鱒魚亦復如是，故好釣魚者，均以此爲佳境。

茲有一滑稽之事，殊與熊有關連，當爲諸君述之。一日愛立希之筏工由麥起傾克回，行一近道，越過山嶺，其時爲果植繁茂時節，忽據報鄰近有熊至，且謂熊有八頭之衆，各人莫不驚惶失措，咸執短斧以迎敵，但敵之襲擊利用爪牙，追逐來人，衆遂狼狽遁逃。奔竄山麓，人聲鼎沸，準備再持槍相拒，

則熊已遠逝不復見矣。獵者因天事途遠，各自奔歸，其結果成爲一種談笑資料而已。

余於大松林中已越六星期之久，並在該處繪畫甚多，因擬赴賓夕法尼亞，遂與此賢主婦及其美麗孩童並親愛之姪相別。愛立希肩荷長槍，伴余同行，經山嶺以至麥起傾克時，已至晚膳時間，故二人同宿於此。工程師滑第(White)氏來視余在大松林中所繪作品，告以余子現在肯塔基情況，益動余歸家思念。迨天破曉，遂與此林中善友握手話別，一路逕向賓夕法尼亞城市疾行，余之靈魂早已隨風神馳矣。車抵城市，已近十時，雖路途跋涉，亟欲休息，然以光陰可惜，亦不願虛擲，即命工役攜行李至一最近碼頭，經第拉魏亞(Delaware)後，則至余前在紐綏時之寓所。

第三十章 重赴英國料理出版巨著

奧氏小住數日後，即準備歸里一見妻子，藉慰離懷，惟當時行踪飄忽，或居西部，間或南部。維克多住於肯塔基之魯易士維來，夫人與約翰則寓於密雪西比之江松氏家中，距離新奧倫約百五十英里。

余攜犬及槍乘郵車越山至彼德斯堡，造訪余妻之親戚及至友比爾氏，復乘輪沿俄海俄而至魯易司維來。及入余戚白克魏爾會計所，正見吾子維克多端坐於辦事檯，數年不見，幾復不能相識，余擁抱於懷，深感無限之愉快，蓋五載分別，已儼然成人矣。余子約翰於培松氏處相晤，亦已長成進步。在魯易司維來消遣數日，遂乘輪沿密雪西比河而下，未數日，即抵達沙拉河口，旋至江松氏宅與吾妻會面，二人相顧愕然，不禁樂極生悲。

奧氏與其夫人相處三月，然仍積極工作，未稍懈怠，時赴森林中採集鳥獸，或以生者，或將新死